



二十一世紀 西行漫記

馮煒光

今天的帕米爾高原，在漢代時叫葱嶺，歷史上這是西域和中亞的分界嶺。高原的東部為我國管轄，中西部歸塔吉克斯坦，南部歸阿富汗。因此，我國的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塔縣）是全國唯一一個與三國交界的縣，由北至南，分別與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接壤。據悉，現時也極少有港人來過塔縣，故當香港朋友看見筆者的照片時便說：「這是此生嚮往而神秘之地！」

我國有五十六個民族，有些民族，筆者連名字也說不出，柯爾克孜族便是其中之一。筆者今天竟然遇上該族的美少女。在離喀什約一百一十公里的驛站，筆者到一個簡陋的小賣店買補給，怎知一位中年婦人不懂筆者說什麼。一位戴着口罩的妙齡少女走過來對我說：「她不懂普通話」。我和這少女

聊起來，原來中年女子是她媽媽，她們是柯爾克孜族的，她名叫阿麗耶，在伊寧師範大學唸大一，專業是幼師。九月二十二日她便回校上大二，她是趁暑假回家看店。

阿麗耶還告訴筆者，她們家就在附近的小村，店裏所有東西都是由喀什用車拉一百一十公里拉來的。筆者在驛站買了兩支水、三包餅乾，吃了一碗由她媽媽做的餛飩，才三十三元人民幣，由於是山區，店內的WiFi不暢，差點要付現金。至此，筆者更感我國雖已成功脫貧，但要令同胞們過上更好日子，「共同富裕」是下一個重要目標。

筆者吃餛飩時想像，若阿麗耶生在一線城市，她的日子會否過得更好？山區的艱苦環境，實非我們這些城市人能想像；但阿麗耶卻很陽光，筆者邀請她合照，她欣然擺出年輕人愛用的姿勢。我們之後交換了微信，筆者離開驛站數

帕米爾：此生嚮往而神秘之地



光 ◀ 帕米爾高原，大氣磅礴的自然風光。作者供圖

小時後，阿麗耶還發微信詢問我是否已順利到達塔縣。

筆者到塔縣是想走訪當地的塔吉克族，但由於疫情，故街上的人都戴上口罩，看不清楚。筆者在塔縣吃完燒烤，喝了瓶「奪命大烏蘇」（新疆馳名啤酒），便到酒店旁邊的一條商業街蹣跚。和中年女店員聊起，才知道她姓

張，來自甘肅張掖，家裏有個孩子已七歲。我問她為何山長水遠跑到新疆邊境來當店員。她說工資非常高（注意「非常」二字），在這裏打工包括提成（即「佣金」），旺季時可月賺二萬人民幣，一年下來（扣除十二月至三月的冬季回家過年），可以賺二十萬，是她在甘肅老家賺的一倍多，而且在塔縣沒機

不守藝德的「亂草」

近來內地陸續爆出跟藝人相關的負面新聞。有男星涉嫌強姦罪被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依法批准逮捕。有女星在美國找代孕後棄養，繼而捲入陰陽合同、偷稅逃稅風波，被有關部門追繳稅款、加收滯納金並處罰款共二點九九億元人民幣。有男藝人跑到供奉二戰戰犯名冊的日本靖國神社觀光並拍照留念，遭到網民們口誅筆伐。有走紅多年的影后因被封殺而導致歷年演出的作品被下架，歷來獲取的演藝獎項在網絡上亦被除名。

我只是一个局外人，對上述醜聞事件的真相以及來龍去脈一知半解，所以不會妄加批判，但我想說，明星也是平凡人，平凡人就有七情六欲，也會有利欲薰心與行差踏錯的時候。

內地有當紅藝人拍一套電視劇既可以收取一億六千萬人民幣的天價片酬，兼能獲得曝光率和知名度，廣告商代言合約接踵而來，可謂賺到「盤滿鉢滿」、名利雙收。然而跟名利掛鉤的，是坊間對藝人行止舉止的高度關注，打個比喻，選擇做藝人，就等於放在自己一個透明的大水缸裏面，讓普羅大眾拿着放大鏡清晰察看自己的一舉一動。須知道作為知名度高的公眾人物，藝人們的影響力非常大，一舉一投足，極容易成為一般



如是我見

周軒諾

老百姓的仿效對象。所以東窗事發時，別抱怨道：「為何其他人犯了同樣的錯會被原諒，而自己卻被鞭撻得體無完膚？」因為「閣下」是公眾人物啊！

可見偶像的形象一旦樹立起來，就必須戰戰兢兢、步步為營去維護。可惜，某些被名利沖昏頭腦的藝人，非但不謹言慎行，反而不可一世、放浪形骸、誤入歧途、墮入法網。

忠告那些欲以身試法的藝人們，別以為知名度高就可以鑽空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名氣再大，財富再多，也敵不過法律。以前某明星的親生兒子犯了容留他人吸毒罪，被法院依法判處有期徒刑。數年前某一線花旦犯逃稅罪，被判罰款、賠償、補繳逾八億元人民幣。正如央視八月二十八日發文所強調：「任何行業的從業人員都要遵循應有的職業道德規範。要建設風清氣正的文藝生態，必須先除掉那些不守藝德的『亂草』」。

簡單而言，犯法就是犯法，不論你是明星還是粉絲；是達官貴人還是販夫走卒，任何人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這就是法治社會的優越之處。藝人一旦挑戰法律紅線，那麼演藝之路不但走到盡頭，更注定落得個身敗名裂下場。



自由談

吳捷

三年前才得知，我是閩南客家人的後裔。據葛劍雄先生《客家文化》考證，客家先民於西晉末期八王之亂時從中原逐漸南遷。我先祖最晚於宋朝已遷至福建安溪，以種茶為業，宋末有一支移居江西上饒，廣豐即是我祖父的故鄉。

最近第三次讀《資治通鑑》西晉末至隋初的大分裂時期，因為千頭萬緒，亂七八糟，所以精彩紛呈，一再重讀。宮廷內鬥，引發藩王作亂，各族混戰。五涼、四燕、三秦、二趙，成漢、胡夏，傳統「十六國」割據之外還有冉魏和前、後仇池，以及盛樂拓跋鮮卑與遼西段氏鮮卑。北魏一統，隨即分為東、西，代以北齊、北周。南方偏安，東晉宋齊梁陳。征戰加內訌，綿延三百年。安史之亂、黃巢起義、宋末蒙古騎兵南下，戰亂無已，客家人繼續南遷。我常推想祖先是怎樣背井離鄉，一路南行的。不可能一口氣從黃河流域逃至福建海隅，而大約是三日經一鎮，十日過一城，枕戈待旦，稍作安歇，一旦風聲鶴唳，立即星夜啟程。也沒有什麼目的地，只是隨其他流民一同避秦南走，輾轉溝壑。或許在某地安定後，他們走過回頭路，或許在某地定居過若干乃至一兩代人，逢凶年饑歲，又匆匆移居。從中原到淮南，自秦雍而洞庭，從江浙至粵閩贛交界，明清時期還有人遠走南洋和美洲。

祖父民國初年生於廣豐，八歲隨母赴上海投奔親戚，此後再未回鄉，只偶爾對子女提及，家鄉名為「廿四都」。三年前，父輩兄弟姊妹攜家眷，一行人浩浩蕩蕩從上海去廣豐尋親，尋到我曾祖父三位兄長的後人，並拜謁當地江西省文物保護單位、原建於乾隆年間的吳氏宗祠，讀到家譜中祖先姓名。我客家先人從中原遠遷閩南，支系又北歸，自閩南而贛東。祖父幼年遷滬，父輩大學畢業，工作分配至北京，我成年後又從

我是一隻椰子



▲江西上饒廣豐的吳氏宗祠。資料圖片

北京漂到海外，三代之間，代代遷徙，也真是「客家人」了。

「客家人」之得名，一說是「先來為主，後到為客」，彷彿隱含了寄人籬下的委屈和苦難。然而葛劍雄指出，客家先民的主體是中原的衣冠士族，是東晉南朝保存儒家文化和制度的中堅力量。客家人對此引以為榮，念念不忘，無論遷至何處，都重視修族譜、起堂號。客家話源於東晉至唐朝的北方官話、江淮官話，因客家先民有文化優勢，雖然遷至他鄉，語言以同化當地為主，接受當地影響為次，客家話最終形成於宋元之際。「天之未喪斯文」，即便來到異鄉，依然不改本色，因為先人們隨身帶着語言、文化、歷史和回憶。有了這些，長居他鄉，亦無不可。

無論在中華大地南北遷徙，還是如沙鷗飄至海外，都要去適應不同的語言、文化、風土、人情，卻也應珍視故鄉文化的瑰寶，將各地菁華融合錘煉，成為一個新的自我。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世界很大，容得下來自任何地方的旅人和遊子，尤其是在一個移民城市或移民國家，只有先來後到之別，並無主客之分。只要納稅、守法、盡己所能參與公共事務，你就自然是社區的一員，可以毫不「客」氣，做自己命運的主人，並為弱勢群

體發聲，不必「萬里悲秋長作客」，何妨「此心安處是吾鄉」。

柳田國男是日本民俗學的創始人。一八九八年的一天，還在讀大學的柳田在伊良湖（今愛知縣境內）散步，見到一隻漂上岸來的椰子。他將這一經歷告訴好友島崎藤村，島崎詩興大發，寫下《椰子の実》（椰子的果實），後來由大中寅二譜曲，自一九三〇年代至今在日本廣為傳唱。詩以文白參半的日語寫成，簡譯如下：「從遠方不知名的小島，漂來一隻椰子的果實。離開了故鄉的岸，你隨波漂流了多少歲月？／養育你的老樹是否依然繁茂？樹枝還投下濃密的影子嗎？我也與你一樣以海岸為枕，孤身一人漂泊旅途。／拾起椰子緊貼胸前，流離之愁新添幾分。眺望海上落日，淚水在異鄉滾滾而下。／想起那重重疊疊的波濤，不知何時才能回到故鄉。」

有時會羨慕幾個少年時認識的朋友。他們從讀大學、工作到成家，從未離開以父母家為圓心、五十公里為半徑的區域，就像掉到樹根旁的椰子，總有老樹的蔭蔽照拂。還有很多人，包括我，卻從椰子樹上掉到了海裏，在海濤中漂蕩浮沉，最後被沖上一個陌生的海岸。掉到海裏，最初當然是自己的選擇，但也有命運的風向和洋流，暗中主宰着人生的軌跡。椰子落入海中，得以見識滄海之闊，輪舟之奇，重重疊疊的波濤之美，茲遊奇絕，浮浮沉沉之間獲得了絕對的獨立和堅韌。只是在中國傳統節日如中秋、春節期間，偶爾會想到《椰子的果實》，雖然早已不會「淚水滾滾而下」，但念及我客家先人的歷史，感慨也比平日多了幾分。

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一九六二年在美國接受採訪，說自己沒必要再回俄國，因為「我需要的俄國的一切都帶着了：文學、語言和我在俄國度過的童年。」就像客家人，播遷流離，卻永遠維繫着傳統的語言、文化和回憶。千百年前，誰是此地之主？群英薈集，盡是他鄉之客。漂到哪裏，心就放在哪裏。如此，何處不是家鄉，何處的海岸不能隨意停留呢？

梅蘭芳的調門

京劇早期，演唱講究實大聲洪，以「響、亮、高」為美，但唱腔平直、少韻味。梅蘭芳年輕時，受陳德霖等前輩影響也唱高調門。梅先生曾撰文說，二十歲以後，自己的嗓音發育到成熟階段，幾乎天天登台，有時還趕會場，嗓子照樣吃得消。那時京劇的調門一般在六字調（F）到正宮調（G），他大約居中，唱六半調。那是他嗓子最好的時期，音寬亮、音色美，剛健、嫵媚兼而有之，唱《祭塔》這樣高難度的唱工戲遊刃有餘。雖然調門高，但他對高而平的唱法已有所革新，向婉轉方向邁進了，如一九二九年灌製的《祭江》，雖然唱腔剛勁、棱角鮮明，但圓轉處已不那麼生硬，吐字也十分講究。

梅蘭芳說，少年時對嗓子的鍛煉極其重要，如果貪圖省力，就會養成一種惰性；到了晚年，他更加注重保養身體，生活規律，飲食適量，勞逸結合，睡眠充足，特別是，練功已成為他的生活習慣，一直到老年仍不間斷，因此晚年仍能在舞台上繼續演唱。梅先生嗓子好，也有琴師的一份功勞，琴師徐蘭沅回憶說，我給梅先生操琴時，調門的高低他從不過問，統由我定，我見他嗓子好的時候，就有意（用高調門）「抻」他的嗓子，因為嗓子就像牛筋，不「抻」即回；在他感覺不痛快時，我就給他低一點



文化什錦

姚文冬

調門。徐蘭沅是有意識地去鍛煉梅先生的嗓子。

抗戰時期，梅先生「蓄鬚明志」，告別舞台，連嗓子都不吊了。一九四六年慶祝抗戰勝利，上海組織了兩場義務戲邀請他演出，但他的嗓音一時不能恢復，只好答應演昆曲《遊園驚夢》和《奇雙會》。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梅先生向對待藝術態度嚴謹，沒有十足的把握，他絕不願輕於一試。等嗓子恢復到能唱京劇，已是吊嗓半年之後。我們聽這時期的唱片和錄音，梅先生的調門不高了，但嗓音依然洪亮，唱法剛柔並濟，雖然高音區不是很出色，但甜美的音色和高超的整體布局彌補了這個缺憾。

一九五〇年代後，梅派藝術從絢爛轉向平淡，但平中見奇，內在氣質、情感流露更為含蓄自然，表演不拘一格。此時梅蘭芳已是晚年，他把調門適當降低了，但用氣則更加老到、均勻，歌來全無火氣，提縱之間無跡可尋，不似中年時那樣吃力了，各種板式運用的純熟已達於化境。梅派藝術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梅先生說，人上了歲數，嗓音當然要更低下來，如果夠不着調門，也只能退出舞台了。可惜的是，梅先生並不是因為夠不着調門了退出舞台，在他病逝前的前兩個月，他還在舞台上演出了《穆桂英掛帥》，那是他舞台生涯的絕響。

河山有君



市井萬象

由中國美術館和李可染畫院共同主辦的「中國美術館學術邀請系列展：河山有君——李可染藝術精品展」現正於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行，共展出李可染作品七十餘幅。

新華社

